

台灣閩南語共同腔的浮現： 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的探討*

曹逢甫

國立清華大學

近來有許多關注台灣語言使用情況的研究指出，台灣閩南語兩大次方言漳州腔和泉州腔的區別逐漸消失，發展出「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新興變體，如原本在礁溪、宜蘭、大溪普遍的閩南語韻母 /uĩ/ 逐漸被 /ŋ/ 取代。此轉變在年輕一代的北部閩南語使用者身上尤為明顯。本文除了探討台灣閩南語折衷共同化的方向外，也與廈門腔比較，檢視兩個閩南語次方言趨同的過程和趨同過程所花時間之不同，並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提出合理的解釋。

關鍵詞：閩南語，語言變體，語言改變，語言接觸，折衷共同化

1. 台灣歷史語言概述

台灣是一個面積為 35,981 平方公里的海島，與中國大陸隔著寬約 150 公里的台灣海峽。根據 2010 年的統計，人口約有兩千三百萬人，其中約略可以分為四大族群：即台灣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以及在 1949 年左右隨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大陸人。¹ 根據黃宣範 (1993) 的估算，四大族群的人口佔總人數的比例如下：台灣閩南人 73.3%，大陸人 13%，客家人 12%，而原住民 1.7%。

1949 年左右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陸人，其實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各個省分，操持各地的方言。不過這一批人多半都能以某種形式的共同語（當時稱為國語）進行溝通。而他們的第二代更是迫於現實的需要，很快地就學會了國家共同語國語。當時在台灣의 客家人，其祖先也都來自大陸通行客家話的不同地方，其中以廣東梅縣周圍的武平、蕉嶺、興寧、五華四縣與來自沿海海豐、陸豐兩縣的人最多，因此他們所說的客家話就分別叫做四縣客與海陸客。至於說原住民族語的人

* 本文經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審閱，並且在內容與撰寫上提出改進意見，使本文增色不少，特此銘謝。

¹ 主要根據曹逢甫 (1999) 改寫，細節請看該論文及所引著作。因為沒有更好的稱呼就直接稱為“大陸人”。其實這個族群成員相當複雜，是不是能稱為一個族群學界仍有爭議。

口總數雖然不多，但語言種類卻相當繁多，大略可以分成住在平地以耕種為主的平埔族和住在山地以狩獵為主的高山族。在明朝末年漢人隨鄭成功來台之前，台灣約有三十幾年的時間 (1624-1662) 為西班牙和荷蘭所佔領。起先荷蘭人佔據南部而西班牙人佔據北部，1642 年荷蘭派兵進攻北部並成功地把西班牙人趕出台灣。大約二十幾年後，鄭成功的軍隊為了尋求一個反清復明的基地移師台灣並成功地驅逐荷蘭人。隨鄭成功來台的人以福建漳州和泉州人為最多，他們也分別操持漳州腔和泉州腔閩南語。

鄭氏領台期間 (1662-1683) 漢人曾一度增加到十二萬人。在滿清於 1683 年奪取了台灣治權之後，大部分官兵均回大陸，留台人數只有二萬人左右。滿清政府治台初期一度實施海禁政策，禁止漢人來台，其後雖開禁，卻嚴格限制攜眷來台。此一不准攜眷的禁令實行長達 190 年之久。但禁歸禁，漢人來台還是年有增加。他們多半依祖籍而聚居在台灣西部平原地區。平埔族由於住在平地，與漢人接觸日益頻繁。漢人挾其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優勢、較高的農耕水利方面知識及其善於強取豪奪的伎倆，使平埔族土地、語言、文化皆快速流失。如眾所周知的，平埔族的漢化過程是自南而北，緊隨漢人拓墾的腳步，前後且費時不到 200 年。17 世紀末年郁永河在他的《裨海紀遊》記述著佳里興以北悉屬平埔族部落，幾無漢人的足跡。他又提到竹塹埔（今新竹）仍是洪荒處女地。但到了 19 世紀末《淡水廳志》就記載著：「今自大甲至雞籠諸番，半從漢俗，即諸通番語者，不過二三車耳」（陳培桂 1956:196）。20 世紀末平埔族已流失殆盡，只剩下邵族的幾百人，以及輾轉遷徙東部最後定居花蓮新社的二、三百名噶瑪蘭人而已。

綜觀上述這段移民史，我們可以發現有兩個特色：其一是來台漢人以單身漢佔大多數，這主要是因為鄭氏營中大多數為單身漢，而且清廷更嚴禁漢移民攜眷前來，因此，在沒有漢人婦女可以選擇的情況下，留住在台灣的漢人就只有「就地取材」轉向平埔族，甚至高山族的女性找對象，這種現象就形成流傳在漢人口中的「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情況，這種現象當然也加速了平埔族的漢化過程。另一項特色是當時的漢人移民社會有強烈的祖籍分類意識，亦即他們都有很強的語言認同意識，泉人、漳人、客家人隨時都處於緊張的對立狀態。當初移民拓墾的時候本來就有同族群的人聚在一起的趨勢（陳其南 1987），如客家人在下淡水開墾時自成「六堆」，而且一遇械鬥，同一族群有更加集中的趨勢。械鬥的結果，輸的一方往往集體遷往同一族群居住的另一個地方（黃秀政 1992）。例如 1826 年彰化閩、客拼鬥，員林的客家人集體遷往大埔心及關帝廳一帶。諸如此類械鬥的詳細情形下頭還有專節討論，因為它們跟語言的使用有密切的關係。

像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直到中日甲午戰爭後才有明顯的變化，因此這段時期的情形可以用 J. M. Meskill 在〈霧峰林家：一個台灣士紳家族的興起〉一文中的一段話來做個總結：

以福建省的一個部分而言，台灣在 19 世紀中葉還是一個未開化的拓墾區。在漢人開拓過的西部平原和丘陵區，當地居民動亂不停且完全不依法行事，雖然他們已成功地把原住民族趕到東部的山區。在原先和原住民爭鬥時他們完全仰賴自己的武力，他們一點都不信賴政府的公權力，沿著族群與語言別建構的鴻溝存在於拓墾者之間。

中日甲午戰後，根據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雖以異族之姿暫把台灣當作國外殖民地來統治，但其最終目的還是想要把台灣納入它的正式版圖。而且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基本上是個法治的國家，所以擁有私人武力進行財產搶奪之事是絕對禁止的。就其語言政策而言，可約略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安撫時期(1895-1919)、同化時期(1919-1937)及皇民化時期(1937-1945)（楊碧雲 1984）。雖然在手段上可以看出日本統治者是採取漸進的手段，而其最終目的則是要使台灣的人民學好日語，先成為兼通母語及日語的雙語人，最後再變成只會日語的單語人，也就是達到全民皇民化的目的。從日本政府的立場，這個計畫設計得很好，也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可惜皇民化運動進行才只有 8 年就因為日本戰敗被迫把台灣歸還給中國而告吹。無論如何，日本政府雖然對台灣的語言與文化進行過程度不等的研究，但其目的並不在於推行這些語言，對於這些語言的維持與消滅、分與合並沒有產生大的影響，因此就閩南語而言，經日本政府 50 年的統治，雖然在為爭地權、水權等原因而引發的鬥爭大量減少，但漳泉分立的情形依然存在。關於這一點在下一節再來仔細的討論。

2. 戰後台灣閩南語次方言的分布

在日據時代雖然當時的政府不進行台灣語言的推行工作，但日人對台灣語言還是進行了以當時的水準而言相當詳細的調查工作。日本學者小川尚義主編、由台灣總督府於 1907 年出版的《日台大辭典》就附有〈台灣言語分布圖〉，詳細繪出漳、泉、客各方言在台灣分布情形。根據洪惟仁(1985)的調查報告，小川的語言地圖大致上是信實可靠的，但在細節上可能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調整之處。

以下我們就以大台北地區為例來看看 1950 年代該地區閩南語的分布情形。1907 年出版之《日台大辭典》所附之〈台灣言語分布圖〉將大台北地區之閩南方言劃分為漳州與泉州兩區，若核之於今日的行政區域，圖中所繪之漳州區約略起自北部沿海的三芝、石門、金山（向內陸延伸至士林）、萬里、基隆以至於東北沿海的瑞芳、貢寮，另外與士林隔淡水河對望的板橋附近一帶亦劃歸漳州區，至於大台北的其他地區則劃歸為泉州區。

有感於小川的方言分布圖雖然基本上正確，但經過幾十年之都市化過程，大台北地區之語言分布恐怕已有不少改變，中研院龔煌城博士遂邀約洪惟仁先生共同進行「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1990 年由洪惟仁先生提出台北地區的調查報告，畫出一幅台北地區方言分布圖。洪圖將大台北地區的閩南語再細分為漳州方言區、同安區、安溪區、新安溪區及混合區。其細密度超出過去文獻甚多。之後潘科元 (1997) 的碩士論文又補充調查了十幾個方言點，並將調查結果繪製成〈圖 1〉。



〈圖 1〉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布圖（潘科元 1997:83）

本地圖係根據 1997 年為 70 歲的老年人（在 1950 年約為 20-30 歲之間）之發音所繪的語言地圖，我們可以清楚區分大台北地區閩南語各次方言之地理分布。按之今日的地理分布其情況大略如下（潘科元 1997:62-63）：

甲、台北泉州區

一、台北安溪區

（一）台北老安溪區：台北盆地外緣

東：平溪、坪林、汐止、南港

西南：鶯歌、三峽

西：林口

（二）台北新安溪區：石碇、深坑、木柵、景美、新店（新店溪以東）

二、台北同安區

（一）台北老同安區：淡水、八里、北投

（二）台北新同安區：蘆洲、社子、三重、大龍峒、大稻埕

乙、台北漳州區

（一）北部及東北部沿海：三芝、石門、金山、萬里、基隆、貢寮

（二）台北盆地：士林、內湖、板橋

丙、台北漳泉混合區：樹林

本語言地圖只是根據 90 年代約 70 歲的人所得發音去推測他們在 30 歲左右時可能使用的閩南語次方言為何。筆者選擇 50 年代大台北地區為代表來討論是基於以下兩大理由：如前所言，50 年代大台北地區我們有很可靠的調查資料作為推論之依據。第二，筆者是 1950 年（當時念小學二年級）由說漳州腔的彰化鄉下搬到台北松山並在該地住了 20 年，曾經經歷整個地區方言變遷以及大台北地區都市化的過程，雖然當時年紀尚小不能明確指出次方言之異同，但卻曾經數次經歷過因為語言的不同而遭到不公平對待的情形，也深切地了解同樣是閩南語但各地的發音是不太一樣的。

潘文的另一項長處是他除了注意到次方言比較屬於靜態的分布之外，也同時注意到各次方言其實隨時都在彼此影響並進行融合，他因此也把所注意到的語言變化事實忠實地記錄下來。舉個實例來看，他在調查台北同安腔時就發現雖然表面上有三讀並存的情形，其實也顯示它已有漸漸變為相同的趨勢，如〈表 1〉所示。

〈表 1〉「關」字在台北同安區三個變體的分布²

	uāi	uĩ	uan
淡水	3	1	1
八里	3	1	2
蘆洲	5	0	0
大龍峒	2	1.5	2
大稻埕	2	1.5	1.5
三重	3	0	2
	18	5	8.5

計算方式：某字讀某韻母時給予該韻母 1，有兩讀並存時兩韻母各得 0.5。

從〈表 1〉可看出中國福建同安型的 /uāi/³ 雖然還保持優勢，但已有漸漸被取代的傾向，這種趨勢尤其是以市區的大龍峒與大稻埕為最明顯。

3. 共同腔的浮現——語言學的調研

最早全面地對台灣閩南語各次方言進行讀音變異研究的當推鍾露昇 (1967)。鍾露昇利用在台灣閩南語漳泉各次方言有異讀的 27 個詞製成詞表，在 1966 年要求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填答。這 27 個詞分別是：老鼠、二斤、豬肉、鵝、蜻蜓、雞、棉被、皮鞋、月亮、頭髮、糖廠、男人、女人、番石榴、稀飯、口袋、木屐、讀書、肥皂、水牛、青蛙、茄子、骯髒、爸爸、媽媽、腳踏車、蕃茄，⁴ 並利用這 27 個詞來找出台灣閩南語各次方言用詞與發音上的不同。而 33 年後鍾露昇的學生洪惟仁也利用相似的字表來進行方音變異的調查，並且把兩表共同的 7 個字所發現的各式變異列於〈表 2〉：

² 資料來源為潘科元 (1997:42)。

³ 本文拼音採用國際音標。在行文時為了清楚則加上雙斜線，在表格內則不加。

⁴ 表中有些詞問的是說法上的不同，如「蕃茄」就有「紅柿阿」、「柑阿蜜」等不同的說法，而不是發音上的不同，因此它們明顯地與本研究無關。

〈表 2〉鍾露昇 (1967) 與洪惟仁 (2003) 兩個調查字表的重疊字彙⁵

		老泉	新泉	老漳	新漳
央元音 韻母	鼠 shu (rat)	ts ^h i	ts ^h u / ts ^h i	ts ^h i	---
	豬 zhu (pig)	ti	tu / ti	ti	---
	皮 pi (skin)	p ^h ə	p ^h e	p ^h ue	---
	雞 ji (chicken)	kəe	kue	*kei	ke
	鞋 xie (shoes)	əe	ue	*ei	e
鼻化音 韻母	糜 mi (congee)	bə / mǎi	be	muẽ	muǎi / bue
	毛 mao (hair)	mŋ	---	mõ	---

洪惟仁 (2003) 更進一步把這 7 個字列成如〈表 3〉的比較表以觀察 33 年之間各個變體使用人數消長的情形，從而看出台灣閩南語各次方言是否發生了趨同的變化，而且如果有的話它們趨同的方向是什麼。

〈表 3〉鍾露昇 (1967) 與洪惟仁 (2003) 「鼠」字調查結果的比較表

鍾的調查結果

	總計		漳 (ts ^h i)		新泉 (ts ^h u)		老泉 (ts ^h i)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泉	128	100%	45	35%	54	42%	29	23%
混	163	100%	89	55%	67	41%	7	4%
漳	193	100%	138	72%	54	28%	1	1%
全區	484	100%	272	56%	175	36%	37	8%

洪的調查結果

	總計		漳 (ts ^h i)		新泉 (ts ^h u)		老泉 (ts ^h i)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泉	180	100%	138	77%	15	8%	27	15%
混	252	100%	194	77%	45	18%	13	5%
漳	263	100%	234	89%	12	5%	17	6%
全區	695	100%	566	81%	72	10%	57	8%

⁵ 此表採用洪惟仁 (2003) 的原表格，但為求一致性，將第一個例字「鼠」的聲母由台羅拼音 ch- 改成國際拼音 /ts^h/，第三個例字「皮」的聲母由 ph- 改成 /p^h/。

從〈表 3〉我們清楚地看出泉腔有向漳腔趨同的趨勢，尤其泉腔中之新泉音 /ts^hu/ 有大量向漳腔 /ts^hi/ 變化的情形。如果這種態勢維持，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再過 20 年大概會有超過 90% 說台灣閩南語的人都會發 /ts^hi/。

至於「毛」的發音則情況又有不同。〈表 4〉列出鍾露昇 (1967) 與洪惟仁 (2003) 的調查結果。⁶

〈表 4〉鍾露昇 (1967) 與洪惟仁 (2003) 對於「毛」讀音變異的調查結果
鍾的調查結果

	總計		漳 (mō)		泉 (mŋ)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泉	114	100%	9	8%	105	92%
混	144	100%	20	14%	124	86%
漳	139	100%	131	94%	8	6%
全區	397	100%	160	40%	237	60%

洪的調查結果

	總計		漳 (mō)		泉 (mŋ)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比數	百分比
泉	178	100%	120	67%	58	33%
混	251	100%	159	63%	92	37%
漳	262	100%	223	85%	39	15%
全區	691	100%	502	73%	189	27%

〈表 4〉清楚顯示「毛」的發音由泉腔的優勢發音 /mŋ/ 轉向 33 年前還佔劣勢的 /mō/。如果這個趨勢繼續發展的話，那麼再過 20 年絕大部分的閩南人大概也都會發 /mō/ 而不是 /mŋ/ 了。

從〈表 3〉和〈表 4〉看來似乎漳州腔和泉州腔這幾十年在台灣의競爭結果漳州腔都是贏家，事實上並不盡然。從〈表 5〉可以看出目前情勢還是一片混亂，最後哪個變體勝出目前還很難看得出來。

⁶ 洪惟仁的論文是在 2003 年通過的，但這一部分的調查卻是在 1999 年就已經進行。

〈表 5〉鍾露昇 (1967) 與洪惟仁 (2003) 關於「糜」(mi) 的調查結果

	老泉 (bə)	新泉 (be)	混合 (bue)	新漳 (muai)	老漳 (mue)
1966	17%	63%	4%	8%	7%
1999	8%	26%	13%	25%	28%

再者，目前我們僅就鍾露昇 (1967) 與洪惟仁 (2003) 的調查結果有交集的地方來進行討論，洪惟仁 (2003) 在他的博士論文中還就其他聲韻特徵進行比對。經過這樣比對的結果漳泉兩腔在台灣競爭的結果如〈表 6〉所示。

〈表 6〉台灣閩南語共同腔與漳音和泉音的比較⁷

A 組	漳州	泉州	共同腔
1. 入字頭	dz	dz (山) / l (海)	dz / z
2. 陽上	歸陽去	獨立 (山) / 歸陽去 (海)	歸陽去
3. 陰陽去本調	分立	混同 (山) / 分立 (海)	分立

B 組	漳州	泉州	共同腔
1. 嘉字母	ɛ	e	e
2. 科字母	e	ə	e

C 組	漳州	泉州	共同腔
1. 沽字母	o (南) / ɔ (北)	ɔ	ɔ
2. 雞字母	ei (南) / e (北)	æ (山) / ue (海)	e
3. 居字母	i / i (詔安)	i / i (晉、惠) / u (同安)	i

在〈表 6〉中如果所有讀音都為共同腔接受我們就給 1 分；如果二個讀音有一個被接受我們就給 0.5 分；如果都沒有被接受就給 0 分。根據這種計算法統計下來漳州腔應得 6 分，而泉州腔得 3.5 分，雙方得分比約為 6:4，這也就是說在浮現中的共同腔裡，漳州腔約佔五分之三，而泉州腔則為五分之二。

再回去看看〈表 6〉，共同腔所接受的音似乎根據二項原則來決定：第一，多數原則——即多數閩南人如何唸，共同腔就如何唸。譬如說 A 組第二行中，中古

⁷ 原本採用台羅拼音方案，本文為了一致性改成國際音標，其對照如下：-e, /e/; -ee, /e/; -ei, /ei/; -er, /ə/; -ere, /æ/; -ir, /i/; -i, /i/; -oo, /ɔ/; -ou, /ou/; -u, /u/; -ue, /ue/。

漢語的陽上調，大部分的台灣閩南人（即含漳州腔及山系泉州腔）⁸ 都唸陽去，只有海系泉州腔唸成獨立調，因此台灣閩南語共同腔唸成陽去調。第二，無標原則——也就是說音學上較常見的音較容易出線。舉 C 組第 3 居字組為例。這裡總共有三種發音，即 /i/、/ɨ/ 和 /u/，就普通音學而言，最無標是 /i/，因此 /i/ 就成為共同腔多數人的選擇。

4. 共同腔的浮現——社會語言學的調研

上述語言學的調研以語言形式為調查對象，研究者企圖透過調研找出這些語言形式，在語言社區裡的共時分布以及歷時的變遷。在第四節裡我們將呈現幾個用社會語言學調查法所進行的有關台灣閩南語共同腔所做的調研。一般說來，社會語言學的調研除了調查語言形式之外，還企圖尋繹語言使用者在語言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

社會語言學的調研法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是 William Labov (1966, 1972)，他所研發出來的調查法是：先找出某些具有特殊意義的語言變項如美式英語的元音後 r 音像 ark, bird 發音的有無，然後設定某些社會變項，譬如性別和社會階層（如白領階級或藍領階級），將這些變項選定之後，就設計情境來誘導受試者使用這些語言變項，最後進行統計以檢視語言變項與社會變項有沒有共變的關係。譬如說使用元音後 r 音的次數是不是隨著社會階層的提升而增加，如果有上述情形，那麼我們就可以很有信心地指出在美國這個社區社階地位越高的人使用越多的元音後 r 音，換句話說在美國的這個社會元音後 r 音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表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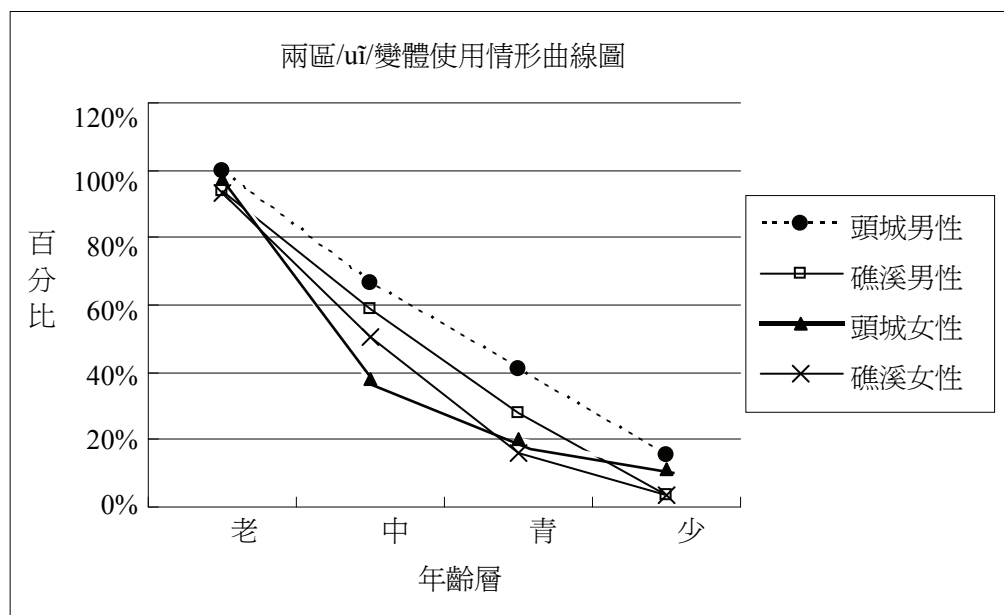
回到共同腔浮現的問題。我們可以很直覺地意識到年齡是一定要有的社會變項，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發現某一語言變項隨著受試者年齡的減少而增加，那麼我們就可以說該變項的使用人在增加之中。但我們必須面對的難題是我們應該選定哪些語言形式來做語言變項。就台灣閩南語共同腔而言，我們很幸運地發現在台灣有幾個地方如北部的宜蘭或中部的鹿港，有一些眾所周知的特殊字彙與發音。因此如果我們拿一些當地特有音徵來加以測試，並發現在地人有逐漸減少使用這種發音而改用一般人所使用的發音方式，我們就可以說在這些地區的閩南語使用者存在放棄當地特殊發音而改用共同腔的趨勢。

⁸ 洪惟仁 (2003) 爲了統計方便又把泉州腔內部複雜的關係，分化爲二組。泉州（海）指的是泉州系中住在沿海的人所說的腔調，而山系指住在較內陸以種茶爲生的人所說的腔調。前者指的是三邑（晉江、惠安、南安）人和同安人，後者指的是安溪一帶的人。

在宜蘭地區，簡佳敏 (2005) 首先選定 /uĩ/ 這個語音變項，而在社會變項方面他除了有老、中、青、少四個等級外，另外還有性別（男、女兩性）以及地點上的差異（礁溪、頭城）。選擇這兩個地點是因為當地都通行漳州腔而且有 /uĩ/ 這個音，選擇性別為依變項是因為相當多的社會語言學家發現女性對標誌社會地位的發音都較為敏感。

〈表 7〉兩區 /uĩ/ 變體使用情形比較表

	老	中	青	少	總平均
頭城男性	99.62%	66.41%	40.76%	15.48%	55.57%
頭城女性	97.36%	37.74%	20.38%	11.32%	41.70%
頭城全體	98.49%	52.13%	30.52%	13.40%	48.64%
礁溪男性	93.59%	58.87%	27.93%	3.77%	46.04%
礁溪女性	93.21%	50.56%	15.85%	3.40%	40.75%
礁溪全體	93.40%	54.72%	21.89%	3.59%	43.40%



〈圖 2〉兩區 /uĩ/ 變體使用情形曲線圖（簡佳敏 2005:39）

〈表 7〉清楚地顯示在宜蘭頭城和礁溪 /uĩ/ 韻的使用正在急速的下降之中。在頭城是從老年層的 98.49% 一路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下滑，到少年層更只降到 13.40%。而礁溪的情形看起來更加嚴重，從老年層的 93.40% 使用率降到中年層 54.72%，青年層的 21.89%，直到少年層幾乎完全不用的 3.59%。若把男性和女性分開來看，則下降曲線的陡降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每個年齡層男性的使用率都高於女性，在頭城中年齡層其差別更多達 28.67%，這種情形在頭城是如此，在礁溪也是如此。而這種男女的差別也和在別的地方的發現一致，亦即男性使用者較偏好有地方色彩的 /uĩ/，而女性使用者對標記社會地位的發音也較男性使用人敏感，因此他們較少使用 /uĩ/，因為它相對於共同腔的 /ŋ/ 是有標的。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澎湖湖西鄉，不過在湖西鄉有標的發音是 /io/ 而無標的共同腔發音則是 /o/。根據陳昭蓉 (2005) 的碩士論文，它的變異情形如〈表 8〉所示。

〈表 8〉不同年齡層 /io/ 韻的變異情形

年齡	io		o		其他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60 以上	160	30.3%	353	66.9%	15	2.8%
40-59	93	18.5%	396	78.6%	15	2.9%
20-39	72	15.8%	365	80.0%	19	4.2%
15-19	17	4.2%	370	90.7%	21	5.1%

跟礁溪的情形很相像，在澎湖湖西鄉帶有地方色彩的 /io/ 韻也在快速地被共同腔的 /o/ 韻所取代，但與礁溪不同的是它在男女這個變數上的差異並沒有達到顯著的程度，如〈表 9〉所示。這或許是因為 /io/ 在澎湖各年齡層之間的差別不大，變異數低，因此也沒有多少操弄的空間所致。

〈表 9〉/io/ 在性別中的語音差異

年齡	io		o		其他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男性	171	17.8%	751	78.2%	38	4.0%
女性	171	18.3%	733	78.3%	32	3.4%

〈表 10〉不同年齡層 /ə/ 韻的變異情形

年齡	ə		e		ue		其他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60 以上	230	43.6%	218	41.3%	80	15.1%	0	
40-59	40	7.9%	396	78.6%	67	13.3%	1	0.2%
20-39	1	0.2%	362	79.4%	92	20.2%	1	0.2%
15-19	1	0.3%	205	50.2%	158	38.7%	44	10.8%

在湖西我們還看到 /ə/ 韻幾乎在青少年層完全被 /e/ 和 /ue/ 韻所取代的情形。如〈表 10〉所示，在 60 歲以上的老年層 /ə/ 韻的使用還高達 43.6%，可是在壯年層它就已急速下降到 7.9% 而已，至於青少年層則 /ə/ 已幾乎全盤不用了。而 /e/ 和 /ue/ 的競爭，依目前的情勢看來，則 /e/ 勝出的機率較大。在這裡社會語言學的調查正可印證前頭語言學的討論。

除了語音之外，我們在語法、構詞與字彙方面也有類似的發現。曹逢甫、連金發、鄭縈、王本瑛 (2002) 曾於 1996 年在新竹市進行多項語言調查，其中一項是可以出現在 VX 真 Adv 句型（如：走 KA 真緊，吃 LIAO 真飽等）中助詞的使用，這些補語助詞的發展可由〈表 11〉清楚看出。該表顯示老、中、青使用此類助詞的數目越來越少（老 > 中 > 青，分別是 10 > 9 > 6），而且都向 KA 集中，以至於在青年層 KA 的使用頻率已高達 58.9%，遠遠超過其他可能出現的助詞。這種向 KA 集中的趨勢雖然目前我們只有新竹一地的資料，可是如果仔細地觀察來自台灣各地的年輕人，就會發現他們也都有這種趨勢。此外，我們也在資料中發現了一項間接的佐證，那就是出現在老年層第二位的去 KHI是同安腔用得很多的助詞，別的地方很少發現，但隨著新竹的快速都市化，原來的同安腔也快速為共同腔所取代，因此，去 KHI 也在中年層與青年層完全消失了。

〈表 11〉新竹市三個年齡層使用 KA、LIAO 等助詞的情形

	老	中	青
KA	34.5%	46.1%	58.9%
Ø	18.9%	15.6%	13.3%
LO	10.0%	17.7%	1.9%
E	2.0%	4.7%	15.2%
LIAO	11.6%	6.7%	6.3%
LE	1.6%	2.4%	0.0%
TIO	0.4%	1.6%	0.0%
KHI	17.3%	0.0%	0.0%
LIO	0.0%	0.04%	0.0%
TE	0.8%	0.0%	0.0%
Others	2.8%	3.9%	4.4%

另外一個相關的研究是筆者跟石曉娉在 2008 年於全台所做有關「仔」前變調的調查。我們的作法是在台灣選擇了 6 個方言點分別代表漳州腔（宜蘭羅東—老漳、南投集集—新漳）、泉州腔（彰化鹿港—老泉、苗栗白沙屯—新泉）以及高雄前鎮（南都會）、台北萬華（北都會），設計訪談字表並在該地選取 6 人（老、中、青各 2 人）為代表進行訪談。下列〈表 12〉的 a、b、c 三個表清楚顯示我們調查的結果。⁹

〈表 12〉台灣閩南語「仔」前變調的趨同變化

a. 依照方言腔的統計

	55 調	33 調	35 調	5 調	3 調	11 調	1 調	無效	總計
漳州腔	483	84	597	132	65	0	0	67	714
	33.82%	5.78%	41.81%	9.25%	4.55%	0.00%	0.00%	4.69%	99.99%
泉州腔	365	100	484	131	59	179	4	106	714
	25.56%	7.00%	33.90%	9.18%	4.13%	12.54	0.28	7.42%	100.01%
都會腔	458	113	573	122	68	0	0	94	714
	32.07%	7.92%	40.13%	8.55%	4.76%	0.00%	0.00%	6.58%	100.01%

⁹ 我們在這裡只呈現跟本文討論有關部分，詳細調查結果與討論請參曹逢甫、石曉娉 (2009)。

b. 依照年齡層的統計

	55 調	33 調	35 調	5 調	3 調	無效	總計
61 歲以上	390	118	457	109	55	61	1190
	32.77%	9.92%	38.40%	9.16%	4.62%	5.13%	100.00%
41-60 歲	401	76	491	113	57	52	1190
	33.70%	6.39%	41.26%	9.50%	4.79%	4.37%	100.01%
40 歲以下	388	54	513	104	56	75	1190
	32.61%	4.54%	43.11%	8.74%	4.71%	6.30%	100.01%

c. 依照性別的統計

	55 調	33 調	35 調	5 調	3 調	無效	總計
男性	669	150	825	189	98	92	2023
	33.07%	7.41%	40.78%	9.34%	4.84%	4.55%	99.99%
女性	510	98	636	137	70	96	1547
	32.97%	6.33%	41.11%	8.86%	4.52%	6.21%	100.00%

〈表 12〉顯示漳州腔與都會腔變調的情形相當一致，如果我們暫時不計 5 調與 3 調（它們是 55 調與 35 調當根詞為入聲時的變體），那麼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變動基本上是向 55 調與 35 調集中，講得更精確一點就是 33 調向 35 調變動。而台灣正在進行這一變動也可以從〈表 12b〉看出。在這個表中 33 調隨著年齡漸減由 61 歲以上之 9.92% 減至 40 歲以下之 4.54%，而 35 調隨著年齡漸減而百分比越高，由 60 歲以上的 38.42% 漸增至 43.11%。另外，由〈表 12c〉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性別在本變動似乎不扮演任何重要角色。

最後我們想說明的是詞彙上的變動。很可惜的是詞彙上的跨方言研究台灣還做得不多，目前只能相當隨機地在別人的研究中找出一些鹿港專用而別的地方未見者，臚列於下，以待大家驗證。

〈表 13〉只見於鹿港之閩南語詞彙

糜	māi33	包括乾飯和稀飯
縛粽	pak1 tsan21	上吊，台灣其他閩南話稱「吊脰」或「吊領」
八腳	pat5 kiok5	旭蟹，或指一種性病。「旭蟹」台灣其他閩南話叫「獅姑麻」sai33 kɔ33 muã13，澎湖是叫「鬚孽切」hau11 pe51 tsheʔ3

佗落	to33 loʔ13	哪裡，福建的廈門、同安也是這種說法
毛龜夾	mũ11 ku11 gueʔ13	女人夾頭髮的夾子，台灣其他閩南話沒有收到這個詞
蠟萍	hau11 phio13	椰子，台灣其他閩南話叫「椰子」
肉回	baʔ5 hue13	一般台灣閩南話叫「肉圓」ba51 uan13
青草	tshĩ33 tshau55	一般台灣閩南話叫「仙草」sian33 tshau51
螳螂	tɔŋ11 bɔŋ13	一般台灣閩南話叫「草猴」tshau55 kau13
通懷仔	thɔŋ33 kui33 a55	口袋
做岸壁	tsoʔ5 huã11 piaʔ5	碼頭工人

由〈表 13〉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字彙跟發音一樣，雖然有些看起來還蠻有特色的，但在趨同的大趨勢下恐怕會在變遷中被汰除了。

5. 台灣閩南語共同腔與廈門腔、漳州腔、泉州腔的比較

我們前面所引研究有個共同結論，就是浮現中的共同腔是「非漳非泉、亦漳亦泉」的「漳泉濫」（漳泉混合體），這似乎也是一般人對新興變體的感覺。另一方面，從筆者多次到廈門、泉州、漳州訪問的感覺，似乎又覺得個人所說的台灣北部共同腔與廈門腔最接近，而與其源頭之漳州腔、泉州腔有一段距離。爲了證實這種感覺，就利用周長楫 (1996) 著《閩南話的形成發展及在台灣之傳播》第九章〈台灣閩南話和福建閩南話的比較〉的材料來做一番比較。實際的作法是順著原書呈現的順序，以廈門爲中心，拿該章節全部的例字與台北、漳州、泉州的韻字作全面的比較，如果兩地的例字讀音完全不同就給 1 分，如果是部分相同給 0.5 分，完全相同則是 0 分。比較的結果可以用下表呈現：

〈表 14〉兩岸四地閩南語韻讀音之不同

	台北	漳州	泉州
廈門	17.5	74.0	73.5

（完全不同：1 分；部分不同：0.5 分；完全相同：0 分）

從〈表 14〉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廈門的發音事實上與它遙隔數百里之遠的台北最爲接近，而與它同在福建省的漳州腔和泉州腔都相去較遠。這個現象純粹從方言

地理學的觀點是很難獲得圓滿的解釋的，也許透過我們先前討論台灣閩南語共同腔經由泉州與漳州兩個次方言的折衷共同化 (koineization) 的事實可以為我們指出一條比較的路徑。

折衷共同化 (koineization) 根據 Trudgill et. al. (1998:107-108) 的說明功能如下：在方言接觸與方言混合初期，語言變異的量一定極其繁多，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聚焦的活動透過折衷共同化的過程會及時出現來削減這些繁多的變異形式。而這種過程通常包括兩種活動，即把少數人使用或有標記的形式削減的平整化¹⁰以及簡單化，其最主要的作用是結合折衷共同化，其結果是一種歷史上混雜但共時層面平穩的方言，其成分來自組成的方言，也有可能來自方言間互動而產生的新成分。

6. 廈門閩南方言與台灣閩南語共同腔形成的比較

我們先來看廈門腔形成的過程。廈門是位於泉州和漳州之間一個海中小島，早年屬同安縣，元代曾在此建千戶所。明初（1387 年）周德興來此並承繼元朝的建制設千戶所及廈門城，廈門始見文籍。明末清初鄭成功以廈門作為「抗清復台」的根據地，鄭氏部將及所招募的軍士既有泉州地區的人也有漳州地區的人。

康熙 19 年（1680 年），福建水師提督衛移駐廈門並在此設立「台廈兵備道」兼轄台灣，後又改為「興泉永兵備道」轄二府一州，廈門才成為閩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重鎮，也就是繼泉州、漳州兩港之後一個重要港口。但廈門真正成為對外的通商大港應是在「五口通商」之後。清道光 22 年（1842 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清廷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廈門被闢為中國對外五個通商口岸之一，自此漳泉移民不斷地湧入，漳泉兩地的方言相互交流，彼此影響，遂使廈門話在吸收了兩地某些成分後變得「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漳泉混合體。在羅常培撰寫《廈門音系》(1930) 之前廈門腔已然成形，前後不過一百年左右而已。

但反觀台灣閩南語共同腔的形成，它的道路是艱辛而漫長的。鄭成功在 1661 年四月率軍攻打荷蘭人，於次年二月成功地把荷蘭人趕出台灣。如先前所言，鄭

¹⁰ 關於方言平整化(dialect leveling)一詞，Trudgill (1986) 和 Kerswill (2003) 都分別界定過。根據 Trudgill，方言平整化指的是「有標誌變體的削減或萎縮」，其中「有標誌變體」指的是「不尋常或只有少數人使用的形式」(Trudgill 1986:98)，而其中牽扯的社會心理機制遷就理論 (accommodation theory) 被認為是引起平整化過程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說話者如果有意與聽話者充分的溝通，他會想辦法去選擇使用聽話者聽得懂、聽起來很爽的語言形式。如果雙方溝通時經常使用雙方都聽得懂的形式，則這些形式自然會越來越相同。反之，如果溝通雙方是站在敵對的立場，則他們不但不會互相遷就，他們還會選用不同的形式來突顯雙方的不同。

氏在攻台之前曾以廈門為訓練基地，招募泉屬或漳屬的軍士預為攻台做準備，因此登台以後大批漳泉漢人也跟著到台灣，因此那幾年漢人在台人數迅速增加，在明鄭後期（1680 年左右）漢人增加到 12 萬人。滿清治台以後，留台人數雖只有 2 萬人左右，但鄭氏部屬在台灣經營了二十幾年總算也打了個基礎，也正因有這麼一個基礎，後來在清治時期才有大量閩南移民願意冒險到台謀生。根據楊碧川在《簡明台灣史》的估算，從 1680 年至 1811 年，台灣人口從 12 萬快速增加到 194 萬 5 千人，增加了十幾倍，而其中漳泉閩南人佔六到七成以上。閩南人來台人數雖多，但他們來台拓墾並定居於此的道路卻絕非坦途。

當時的漢人移民社會有一項特色：他們有強烈的祖籍分類意識，亦即他們都有很強的語言認同意識，泉人、漳人、客家人隨時都處於緊張的對立狀態。之所以會造成這種局勢，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滿清政府有接近兩百年的時間以為台灣蕞爾小島沒有太多利益可以收取，因此無心於此地的經營。另一方面則是清朝中葉曾一度實施海禁，嚴禁漢人入台拓墾，這一段海禁的時間約有 80 年之久（1680-1760），但即使在解禁之後，滿清政府仍嚴格限制大陸居民來台，且來台者一律不准攜眷。因此來台漢人在政府無心積極統治的情形下，有錢人就靠自己擁有強大的武力以為謀利的工具，如我們前引的霧峰林本源家族一樣；一般較沒有錢的人就以語言為基礎結合同鄉以對抗「他鄉」之人，這就發展出台灣史中很有名的族群械鬥。

台灣開發的時間順序就地域而言是從南到北，但就鬥爭的對象而言首先是漢原之間（尤其是平埔族），再進一步是閩客之間，最後才是同為閩南人的漳泉之間。這兩種特色也充分反映在械鬥發生的時間、地點及當事人上面，如下所示：

〈表 15〉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空間演變趨勢表¹¹

縣廳	第一期發生次數 (1694-1781)	第二期發生次數 (1782-1867)	第三期發生次數 (1868-1895)	合計
台灣縣			1	1
鳳山縣	2	1		3
嘉義縣				
彰化縣	1	5		6
恆春縣				
澎湖縣				

¹¹ 〈表 15〉和〈表 16〉資料都來自黃秀政（1992）。

卑南縣				
埔里社廳				
新竹縣			1	1
淡水縣		23		23
基隆廳				
宜蘭縣		4		4
合計	3	33	2	38

（本表所列舉之縣廳係根據光緒元年行政區域調整而製成）

〈表 16〉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種類演變趨勢表

	第一期發生次數 (1694-1781)	第二期發生次數 (1782-1867)	第三期發生次數 (1868-1895)	合計
閩客械鬥	2	7		9
漳泉械鬥	1	20		21
異縣械鬥		1		1
異姓械鬥		3	2	5
職業團體械鬥		2		2
合計	3	33	2	38

從〈表 15〉和〈表 16〉我們清楚看到：如從空間的角度觀察，械鬥基本上是從南部往北部蔓延，而發生械鬥最多的地點是淡水縣，也就是台北地區。如就發生的時間而言，則最多的時期為第二期 (1782-1867)，也正是北部開發的期間。但如就種類而言，則最多的為漳泉械鬥（共 21 次），其次為閩客械鬥（共 9 次）。

從上述兩表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推知從 1694 年滿清政府統治台灣至 1895 年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期間，台灣是個械鬥頻繁、公權力不彰的地方，而且在這段期間語言常被用來作區分你我的標誌。

1895 年起日本開始統治台灣。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一直標榜以法治國，因此，諸如械鬥與私擁軍隊等違法情事當然不允許，如此一來械鬥就不再發生。但如前所言，日本統治台灣是想把台灣納入它的版圖，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日本並不樂見台灣的任何語言有整合發展的機會，它雖然禁止械鬥等非法行為，但也沒有積極推動漳泉的整合，因此日本統治台灣的 50 年間，雖然因為交通日漸發達、治安良好，人民接觸漸趨頻繁而漳泉漸趨整合，但正如前文所述，一直到光復後的 50 年代台北盆地閩南語的分布依然漳泉分明，而且從鍾露昇 (1967) 的調查結果看來，甚至於到 60 年代晚期漳泉在台灣的分別依然清晰可見，由此推知

「漳泉濫」的大量發生應該是近 40 年台灣交通更加發達，廣播電視可以傳抵任何角落以後的事。

總結一下前面對廈門腔與台灣閩南語北部共同腔語言特色與形成過程的討論，我們發現二者在語言的特色方面相當接近，主要的原因是兩種方言的組成成分都來自漳州腔和泉州腔閩南語，而其今日之語言成分亦是「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漳泉混合體。尤有進者，廈門腔和台灣北部閩南語共同腔一樣，它也有一個同安腔的底子。至於為什麼廈門腔在短短的一百年左右即能形成，而台灣閩南語共同腔卻要花上三百年的時間還只是在浮現中的問題，我們在下一節再來詳細討論。

在能對最後這個問題提出解答之前，先讓我們看看世界各地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案例。在經過一番搜尋之後，我們很高興地發現英語在各地的演化研究也有兩個案例跟我們的討論相似，且有人做過比較，現在就讓我們來檢視一下這兩個案例。

Trudgill et al. (2000:302) 曾對紐西蘭英語的形成做過詳細的研究，他們發現紐西蘭英語是不同的英倫三島英語方言發生一系列的接觸、經歷方言混合與新方言形成的過程以及後續的語言演變而演化出來的結果。

P. Kerswill & A. Williams (2000:77) 則報導了米爾頓凱恩斯腔英語。在 20 世紀歐洲某幾個地方也有幾個如米爾頓凱恩斯這樣新規劃籌設的城鎮，它們帶動了計畫好的國內人口遷移。米市設市於 1967 年之後，人口在 30 年內由原先的 4 萬人上升到約 19 萬人。它也是英國最新也是最有雄心的新城鎮之一。上述新設城鎮所帶動的移民運動會引發不同方言間的語言接觸，其結果很有可能演化成新的方言。

P. Kerswill & A. Williams 於 1990 年啟動了一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計畫來調查米市在設市三年後新方言的形成。他們的計畫調查了 48 位在米市生長的小孩，48 人分成 4、8 和 12 三個年齡，而每個年齡又分成男女均等的兩組，每個小孩的一個養育人（通常是母親）也列為調查對象。另外有 6 位年長的一輩子都住在米市附近的居民也列入訪談對象，並以他們的錄音談話代表米市方言形成前此地的方言。他們的調查發現一個新的米市方言正在產生之中，而在它形成過程中也牽扯了幾個因語言接觸而引發的變化機制，其中也包含了平整化。舉個例子來說，他們發現米市的小孩會選用介於幾個方言元音之間的折衷音來發。譬如說米市發 *price* 這個字的元音就是 [aɪ]，他們沒有選擇倫敦英語單元音化的發音，也沒有選擇白金漢郡的方音 [ɔɪ] 或貝克郡的 [ɔɪ~aɪ] 發音。有趣的是平整化不但發生在米市出生的小孩，它也發生在把他們帶大的母親。P. Kerswill & A. Williams (2000) 據

此指出米市小孩選用一個發音上居中的音，可以視為面對幾個分布相當廣的來源元音時的一種中性選擇策略。

比起米市英語方言的形成，在紐西蘭這個新興拓墾區所形成的紐西蘭英語其形成過程就複雜多了。Trudgill et al. (1998)、Trudgill et al. (2000) 與 Trudgill (2004) 曾對紐西蘭英語的形成有過深入的調查，他們的調查得力於兩個早期語料庫，一個是 Survey of English Dialect (SED)，另一個是後來被稱為 ONZE（名稱來自 Trudgill 後來在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所設立的一個名叫 Origins of New Zealand English 的計畫），後者是紐西蘭廣播公司在 1946 年至 1948 年間走遍南北兩大島為 325 位出生於 1850 至 1900 間的紐西蘭人所作談話的錄音，他們多半是第一代歐洲移民的小孩。

ONZE 和晚近語料的分析顯示紐西蘭英語曾經歷一系列頗複雜的變化過程才演變成今天的樣子，其中當然包括我們先前所說的平整化與折衷共同化。舉個實例來看，紐西蘭英語與英國東南方言有甚多在發音上相似之處，但有二項語音 Trudgill 認為是英國東南方言語音的特色，即缺少五元音的音韻系統以及 /h/ 音失落（此二項被 Trudgill 認定為英國東南方言最突出的特點）卻不見於紐西蘭英語。Trudgill et al. (1998, 2000) 據此以及其他證據論證此二特色應是在紐西蘭英語的形成過程中，英國東南方言的發音人因為人數過少而被平整化了的音韻特點，而他們的這項論點也獲得 SED 語料庫中語料的支持。

Trudgill (1986) 曾提出他的新方言形成的三階段論，簡言之，他的三階段大致上對應於三個世代。而根據 Trudgill (2004) 的論述，他的三階段形成論也適用於紐西蘭英語的形成過程，亦即在第一階段，接觸階段，來自英倫的不同方言在移民中會發生密切接觸。在第二階段，即紛歧階段，會經歷高度紛歧的語言使用，還有初步的平整化現象，就像 ONZE 的發音人在語料庫裡的表現那樣。第三階段，即聚合階段，新的聚合體紐西蘭英語於焉浮現，那也就是說新紐西蘭英語大約是大量移民來到紐西蘭百年後的事了。

從上面兩個新方言浮現過程的描述，我們清楚地看出代表新市鎮的米市方言因為所牽扯的方言數目與說話者人數都較少，而且大部分的設施與制度都已預先規劃，所以可以在短短 20 幾年就形成。相反地在像紐西蘭這樣的一個新移民區，移民人數既多，所牽扯的語言及方言也不會少，更何況這種情形通常發生在一個蠻荒未開化的地方，社會上的權利和經濟鬥爭不斷，在這種情形下，新方言的形成則至少要經歷三個世代以上的努力。因此如果我們再回頭來檢視廈門腔與台灣閩南語共同腔的形成過程，我們很容易就發現廈門比較像米市是一個新興市鎮的案例，而台灣閩南語比較像紐西蘭英語是一個新拓墾區的新方言，而這個新

方言的出現如果順利的話至少要經歷三代百年以上的時間，如果不順利的話那麼花個幾百年也是可能的。

7. 結論

本文首先描述了泉州腔和漳州腔閩南語在 17 世紀末葉隨著泉州和漳州移民來到台灣以後，如何在早期成為漳泉鬥爭時的認同標記，以及其後在日據時代成為族群內與族群間之溝通工具，並且隨著溝通量的大增和認同用途的減少而發生了大量的趨同變化如平整化、簡單化或折衷共同化，最後逐漸演變成今日「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台灣閩南折衷語。

第四節我們拿台北腔為代表的北部閩南語共同腔和廈門話、漳州話與泉州話在韻部方面做比較，我們驚奇地發現以韻部為準的比較顯示台北腔和廈門腔語言距離最近，而與泉州腔與漳州腔距離都較遠。為了解開這個語言距離與地理距離不相符的情形，我們再次檢視了這兩個閩南語次方言形成的過程。我們發現兩地的次方言都是在同安腔為底的情形下，由漳州腔與泉州腔經歷折衷共同化而形成的，因此，今日兩地的次方言都是「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閩南語折衷共同語。但在解開上述謎團的過程中，我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謎點：廈門港市是在五口通商 (1830) 以後才匯聚了較大量的漳泉移民，但在羅常培出版《廈門音系》(1930) 之前已然成形，其間費時不過一百年，而台灣閩南語共同腔卻要花上三百年的時間 (17 世紀末到 20 世紀末) 才浮現一個共同腔的雛形。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搜尋發現英語方言的形成也有兩個類似案例。在紐西蘭這個開墾區，來自英倫三島不同地區的移民總共花了百年以上的時間才完成紐西蘭英語的形塑工作，而在英格蘭島西南方的新造市鎮米市，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卻只花上 20 幾年的時間就形成一個新的米市方言。由這些描述我們看出台灣閩南語共同腔跟紐西蘭英語一樣是一個在新墾區經歷折衷共同化而發展出來的新方言，而廈門較像米市是一個在新設城鎮經由類似的變化而發展出來的，因為後者的情況遠較前者單純，而且前者在開發過程中經常有為了爭奪經濟利益而方言被用來當作認同標記因而阻礙折衷共同化進展的情形。也正因為如此，它要花上更長的時間才能達到共同化的階段。¹²

¹² 審查人之一在審查意見曾提醒作者，除了先前文章所討論的因素之外，至少還有兩項因素可能影響折衷共同化的速度。其一是所牽涉語言文字化的程度；另一項是執政者對待方言的政策。所言雖甚有見地，但已超過一篇論文所能涵蓋，以後若有機會擴大此議題時當把這些因素一併納入討論。

引用文獻

- Ang, Uijin (洪惟仁). 1985. *Taiwan Helao Huayu Shengdiao Yanjiu* 台灣河佬話語聲調研究 [*The Tonal Studies of the Holo Dialects in Taiwan*]. Taipei: Zili Evening Post.
- Ang, Uijin (洪惟仁). 1992. *Taiwan Yuyan Weiji* 台灣語言危機 [*Language Crises in Taiwan*]. Taipei: Avanguard Press.
- Ang, Uijin (洪惟仁). 1995a. Taiwan de yuyan zhanzheng ji zhanlue fenxi 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 [Taiwan's language war and strategic analyses]. *Di Yi Jie Taiwan Bentu Wenhu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Symposium on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ed. by Chun-Ya Hsu, 119-158.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ng, Uijin (洪惟仁). 1995b. Taiwan Zhonghua Wanggong fangyan: yige duochong biandiao de Minnanyu fangyan 台灣彰化王功方言：一個多重變調的閩南語方言 [A complex case of tone sandhi patterns in Southern Min dialect: the Wanggong dialect of Zhanghua,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Fresh Chinese Dialect Field Work, March 27, 1995. Salt Lake City, Utah, USA.
- Ang, Uijin (洪惟仁). 1997. *Gaoxiongshan Minnan Fangyan* 高雄縣閩南方言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of Kaohsiung County*]. Fengshan: Kaohsiung County Government.
- Ang, Uijin (洪惟仁). 2003. *Yinbian de Dongji yu Fangxiang: Zhang-Quan Jingzheng yu Taiwan Putongqiang de Xingcheng*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 [*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ü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Chang, Ping-sheng (張屏生). 1998. *Lugang Fangyan Yuhui Chugao* 鹿港方言語彙初稿 [*The Preliminary Draft on the Lugang Dialect's Vocabulary*]. Manuscript.
- Chen, Baoya (陳保亞). 1996. *Lun Yuyan Jiechu yu Yuyan Lianmeng* 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 [*On Language Contact and Linguistic Un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Chen, Chao-jung (陳昭蓉). 2005. *Penghuxian Huxixiang Minnanyu Yuyin Bianyi zhi Yanjiu* 澎湖縣湖西鄉閩南語語音變異之研究 [*The Study of Phonetic Changes and Variations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at Huxi Village, Penghu County*]. Hsinchu: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 thesis.
- Chen, Chi-nan (陳其南). 1987. *Taiwan de Chuantong Zhongguo Shehui* 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of Taiwan*]. Taipei: Asian Culture.
- Chen, Peigui (陳培桂). (ed.) 1995. *Dansuiling Zhi* 淡水廳志 [*Damsui Subprefecture Gazetteer*].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Taiwan.

- Chien, Chiamin (簡佳敏). 2005. *Yilanxian Xibei Diqu "Hui", "Gong", "Jiang" Zizu de Yuyin Bianhua* 宜蘭縣溪北地區禪、恭、姜字組的語音變化 [The Phonetic Change of the Group Hui, Kung and Chiang in the North of Lan-Yang River in I-Lan County].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 thesis.
- Chung, Lu-Sheng (鍾露昇). 1967. *Minnanyu zai Taiwan de Fenbu* 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 [The Distribution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NSC Project Report.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Executive Yuan, ROC.
- Chung, Raung-fu (鍾榮富). 2006. Sihai Kejiahua xingcheng de guilu yu fangxiang 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規律與方向 [Patterns and directions in Si-Hai Hakka].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523-544.
- Higuchi, Yasushi (樋口靖). 1988. Taiwan Lugang fangyan de yixie yuyin tedian 台灣鹿港方言的一些語音特點 [Som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Taiwan Lokkang dialect]. *Xiandai Taiwanhua Yanjiu Lunwenji* 現代台灣話研究論文集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ed. by Robert L. Cheng & Shuanfan Huang, 1-15. Taipei: Crane.
- Huang, Hsiu-Cheng (黃秀政). 1992. Qingdai Taiwan de fenlei xiedou shijian 清代台灣的分類械鬥事件 [Classification of fights with weapons in Taiwan]. *Taiwan Shi Yanjiu* 台灣史研究 [A Study of Taiwan History], 29-80. Taipei: Student Book.
- Huang, Shuanfan (黃宣範). 1993. *Yuyan, Shehui yu Zuqun Yishi: Taiwan Yuyan Shehuixue de Yanjiu*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Language, Society and Ethnic Identity: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n Taiwan]. Taipei: Crane.
- Kerswill, Paul. 2002. Koineization and accommodatio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ed. by J. K. Chambers, Peter Trudgill & Natalie Schilling-Estes, 669-702. Malden: Blackwell.
- Kerswill, Paul. 2003. Dialect leveling and geographical diffusion in British English. *Social Dialectology: In Honour of Peter Trudgill*, ed. by David Britain & Jenny Cheshire, 223-243.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Kerswill, Paul, and Ann Williams. 2000. Creating a new town koine: children and language change in Milton Keynes. *Language in Society* 29.1:65-115.
- Khou, Kek-tun (許極燉). 1990. *Taiwanyu Gailun* 台灣語概論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aiwanese]. Taipei: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aiwan.
-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bov, William.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uo, Changpei (羅常培). 1930. *Xiamen Yinxi* 廈門音系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he Amoy Dialect]. Beij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McMahon, April M. S. 1994. *Understanding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skill, Johanna M. 1970. The Lins of Wufeng: the rise of a Taiwanese gentry family. *Taiwan: Studies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ed. by Leonard H. D. Gordon, 6-22.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Ogawa, Hisayoshi (小川尙義). (ed.) 1907[1993]. *Nittai Dai Jiten* 日台大辭典 [*The Japanese-Taiwanese Dictionary*]. Taipei: Wuling.
- Pan, Ko-guan (潘科元). 1997. *Da Taipei Diqu Minnanyu Fangyan Yinyun de Leixing yu Fenbu* 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 [*The Phonological Typ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Minnan Dialects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 thesis.
- Peng, Fred C. C. 1991.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dialectology: a case study of Taiwan. *Language Sciences* 13.3-4:317-333.
- Sheng, Zhongwei (沈鍾偉). 1995. Cihui kuosan lilun 詞彙擴散理論 [The 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 *Hanyu Yanjiu zai Haiwai* 漢語研究在海外 [*Overseas Studies on Chinese Languages*], ed. by Feng Shi, 31-47.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Trudgill, Peter. 1986. *Dialects in Contact*. Oxford & New York: Blackwell.
- Trudgill, Peter. 2004. *New-dialect Formation: The Inevitability of Colonial Englishe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udgill, Peter, Elizabeth Gordon, and Gillian Lewis. 1998. New-dialect formatio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 English: the New Zealand short front vowels.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1:35-51.
- Trudgill, Peter, Elizabeth Gordon, Gillian Lewis, and Margaret MacLagan. 2000. Determinism in new-dialect formation and the genesis of New Zealand Engl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6.2:299-318.
- Tsao, Feng-fu (曹逢甫). 1999. Taiwan yuyan de lishi ji qi muqian de zhuangtai yu diwei 台灣語言的歷史及其目前的狀態與地位 [The languages spoken by the four major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their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Chinese Studies* 17.2:313-343.
- Tsao, Feng-fu. 2004. A 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he emerging General Minn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the 18th Conference (IAHA-18), December 6-10, 200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Tsao, Feng-fu (曹逢甫), and Hsiao-ping Shih (石曉婷). 2009. Taiwan Minnanyu “zi” qian biandiao de qutong bianhua: shehui yuyanxue ji yinyunxue de diaocha 台灣閩南語「仔」前變調的趨同變化：社會語言學及音韻學的調查 [Tone sandhis preceding the diminutive “á”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Taiwan: a socio-linguistic and phon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a convergent change]. *Chinese Studies*

27.1:299-329.

- Tsao, Feng-fu (曹逢甫), Chinfa Lien (連金發), Ying Cheng (鄭榮), and Pen-ying Wang (王本瑛). 2002. Taiwan Xinzhu Minnanyu zhengzai jinxing zhong de sige qutong bianhua 台灣新竹閩南語正在進行中的四個趨同變化 [Four ongoing convergence changes of Southern Min in Hsinchu, Taiwan]. *Minyu Yanjiu ji qi yu Zhoubian Fangyan de Guanxi* 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Studies on Min Dialect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n and its Neighboring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 Song Hing Chang, 221-23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Tung, Chung-ssu (董忠司). 1996. *Minjian Wenxue Caifang Jiyin Shouce: Taiwan Minnanyu Yuyin Jiaocai Chugao* 民間文學採訪記音手冊：台灣閩南語語音教材初稿 [A Handbook of Transcriptions from Field Works of Folk Literature: A Draft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Taipei: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 ROC.
- Tung, Chung-ssu (董忠司). 2001. *Fuermosha de Laoyin: Taiwan Minnanyu Gaiyao* 福爾摩沙的烙印：台灣閩南語概要 [Images of Formosa: An Introduction to Taiwan Southern Min]. Taipei: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 ROC.
- Wang, Yu-de (王育德). 1993. *Taiwanhua Jiangzuo* 台灣話講座 [Lectures on Taiwanese], translated by Guoyan Huang. Taipei: Zili Evening Post.
- Wang, Yun-ting (王芸亭), and Ting-yu Huang (黃婷鈺). 1998. Minnanyu Lugang fangyan muyin zhuanbian zhi shehui diaocha 閩南語鹿港方言母音轉變之社會調查 [Socie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vowel changes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Lugang]. *Di Er Jie Taiwan Yuyan Guoji Yantaohui Lunwen Xuanji* 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ed. by Shuanfan Huang, 397-415. Taipei: Crane.
- Williams, Ann, and Paul Kerswill. 1999. Dialect leveling: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Milton Keynes, Reading and Hull. *Urban Voices: Accent Studies in the British Isles*, ed. by Paul Foulkes & Gerard J. Docherty, 141-162. London: Arnold.
- Yang, Bichuan (楊碧川). 1987. *Jianming Taiwan Shi* 簡明台灣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Taiwan]. Kaohsiung: First Publishing Company.
- Yang, Pi-yun (楊碧雲). 1984. *Dōka Seisakuka no Gengo Kyōiku: Nihon Shokuminchi Tōchika no Taiwan no Baai* 同化政策下の言語教育：日本植民地統治下の台湾の場合 [The Language Educ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Tokyo: Keio University MA thesis.
- Ye, Da-pei (葉大沛). 1990. *Luxi Tan Yuan* 鹿谿探源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Luxi]. Taipei: Hwashing Publishing.

- You, Zeng-hui (尤增輝). 1981. *Lugang Sanbainian* 鹿港三百年 [*The History of Lugang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Taipei: Outdoor Life Books.
- Yu, Guang-hong (余光弘). (ed.) 1993. *Lugang Shuqi Renleixue Tianye Gongzuo Jiaoshi Lunwenji* 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Summer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Workshop in Lugang*].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1996. *Minnanhua de Xingcheng Fazhan ji zai Taiwan de Chuanbo* 閩南話的形成發展及在台灣的傳播 [*The Shap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and Its Spread in Taiwan*]. Taipei: Taili Press.

[Received 9 January 2012; revised 11 September 2012; accepted 16 October 2012]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 2, Kuang-fu Road
Hsinchu 300, Taiwan
fftsao@mx.nthu.edu.tw

A 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he Emerging General Minnan

Feng-fu Tsao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ny recent studies concerning language use in Taiwan, have observed that in the Minnan speaking communities quite a few signature linguistic features, characterizing Zhangzhou against Quanzhou, two major sub-dialects of the Minnan, are no longer distinguished and there emerges a new mixed variety. One noticeable phonological example is that the distinctive rime /uĩ/ of Zhangzhou, originally prevalent in Jiaoxi, Yilan and Daxi, Taoyuan, has been replaced with /ŋ/, particularly by most of young Minnan speakers. This paper not only gives a full account of that kind of phonological changes but also many lexical items in the new variety. In addition, it compares and contrasts the emerging variety with the Xiamen dialect, another recently koineized variety on basis of the Zhangzhou and Quanzhou sub-dialects spoken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attempt to find out how the speed of linguistic changes are correlated with societal conditions and speakers' percep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varieties involved.

Key words: Minnan dialect, language variation, language change, language contact, koineization